

國學小叢書

孟子文法研究

何漱霜著



著者 何漱霜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小叢書

孟子文法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心性編	一
性善篇	一
存心之要篇	九
存養功夫篇	一四
行爲哲學編	一六
行本篇	一六
義利篇	一八
對己篇	二一
對人篇	二五

君子篇	二七
教學方法編	三一
教篇	三一
學篇	三二
政治哲學編	三七
民爲貴篇	三七
王政篇	四三
君臣篇	五一
同時學說之批評編	五五
楊墨篇	五五
告子篇	六〇

兵家篇	六三
縱橫家篇	六七
農家篇	六八
白圭篇	七五
陳仲子篇	七七
鄉原篇	七九
尙論古人編	八二
知人論世篇	八二
聖人篇	八四
答問篇	八七
孟子之自述及其出處編	九一

所願篇……

九一

出處辭受篇……

一〇二

孟子文法研究

心性編

性善篇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

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滕文公上）

本章係孟子告滕文公以性善。通體用筆簡潔明淨。其主意惟在夫道一而已矣。一句餘則雜引古語以證明之。全文分兩段。一簡一詳。前段道性善二句用撮叙法。後段孟子語分三層。首二句決世子之疑。次引成覲顏淵等語勵世子之志。與言必稱堯舜相照。次緊接上文。勉世子不可以勝爲小而憚於有爲。末另換他意。而不著一語。引書便收。尤峻絕。文中性善二字。孟子學術之根柢也。惟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雖惡人之性。亦仍有善。而不純乎惡也。趙邠卿善讀孟子。注道性善云。人生皆有善性。得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

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

本章係孟子與公都子論性善。全文一問一答。問語歷引三說。以今日句掃去上文。致疑問之意。以引答語。答語可分三節。第一節虛提而有斷制。第二節承上發揮。前八句申情善。中八句申性善。後八句申才善。末句才字繳應前語。有波瀾。第三節引詩及孔子說詩之語。鄭重以結之。提出天字。是指出性善源頭。主旨既明。故公都子不復問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

本章係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能擴而充之。足以收治平之效。全文可分四段。首句陡起。下突接先王。立說緊從上人字來。至運之掌上截住。是爲第一段。次就起語作一大轉。以今人對上先王。繼連下三非字。極力形容乍見時情景。是爲第二段。由是觀之。句一轉作波。推開立說。次八句疊下四個無字。與有字反照。疊下四個非人也。鞭緊人字。次八句承上說出仁義禮智四端。次一總束。次翻兩段。漸引出擴充二字。是爲第三段。末段先言擴充工夫之要。尾四語雙關收勒。足以保四海句。又與第一段先王數語相照。是乃本旨之所在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

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士未可以善而言。是以善詘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詘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盡心下)

本章要旨係言人能於所不忍不爲之良心。達之於所忍所爲。則有合乎仁義矣。全文可分三段。第一段言仁義人所固有。惟在識其端而推廣之。第二段承上節。指出害人穿踰而以示人知所達耳。第三段側承上文充無穿踰之心句。專就義字發揮。分兩層。因穿踰之事易見。穿踰之理難窮。故舉例以明之。一層淺。一層深。上二段仁義並舉。末段雙來單受。參差入妙。而筆氣又何淋漓乃爾。文中達充二字意義不同。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

者。何不爲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生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告子上）

本章大旨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也。全文可分兩段。細分則爲六節。第一節用譬語引出舍生取義。第二節承上文分作兩層。上云舍生。卽爲死言。所欲便見所惡。故此節兩釋之。兩節語意相對。第三四兩節承次節發揮。三節從反面立言。四節仍歸正面。逼出人皆有之句。宛轉提撕。低回往復。令人認取。極有意味。以上爲前段。下文第五節又將一人而得失異致者兩相對照。卽證明人皆有之二句之意。

第六節先緊從上節轉出萬鍾二字。與上一簞一豆對。而受之與弗受弗屑對。於我何加與得之則生二句對。次即承上文分三小節作波瀾。鄉爲今爲。兩兩對勘。自然引到收筆二句。二句亦一柔一剛。搖曳頓挫。反照賢者勿喪句。文中義字爲一篇之骨。入首兩次點出。下文伏而不現。但以所欲有甚等語空翻。至萬鍾句方再一出。下文又伏而不現。但以受不受空翻。空靈幻動極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上）

本章係因世人不知仁義爲性所固有。故即知能之良以指示之。文分三層。第一層爲論點根據。第二層舉人人日常所見所見之事證明之。第三層爲判斷。節節相生。通章用也字煞脚。俱是點醒語。又是一種文法。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告子上)

本章言人心理義之同。最學者不可有所陷溺而失其本有之善性。文分五段。第一段先引入。次以物性作證。由非殊兩字逗同字。第二段先用一句提掇綱領。由同字化出似字。欲擒先縱。是以下文徑接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句。聖人句爲全文關鍵所在。次用故字轉。此故字緊承上句。直貫至

聖人與我同然。却妙在用龍子極粗淺之言徐徐襯入。借粗形精。情味不竭。三段四段承上足字。用口耳目三者墊拽。三段口之於味詳。四段耳目之於聽視略。四段先用遞落法。後用反煞法。筆法有變化。第五段先用故曰二字一束。各節至此聚齊。然後跌出至於心三字。收入本意。如萬弩齊到。故蘇評云。「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斡轉。筆力萬鈞。」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句回應聖人同類。文法周密。通章重一心字。起處提明。下面層層襯托。總以人心理之同。見人性之皆善也。

存心之要篇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

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告子上）

本章言人心易放。當持正以養之。全文分三段。第一段先就山木借喻。以起下文。人見三句。上下收放。末句與首句呼應。第二段為正面文字。叙來層次俱與前段相印證。末句亦與本段首二句呼應。兩節對說。感慨有味。第三段先承上雙鎖。蓋言山木人心之萌蘖與幾希。苟得其培養。則滋生漸復。苟失其培養。則必濯濯與槁亡。次引孔子語以結本意。操則存正示以養心之方。故末句點出心字。并回應第二段。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告子上）

本章言人品高下之所由分。若先立其大。則不爲小者所奪。必爲大人也。文分二段。先以粗淺之語解釋之。次更推進一層。末用大人語作結。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本章言仁義之心。人所當存而不可自棄。故以求放心三字爲通篇主腦。文分三段。先言放心不知求之可哀。次以雞犬之放。襯出心之放。借粗淺之事。形容精深之理。末從正面立言作結。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告子上）

本章言人每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故憂指忘心。不嚮於道。孟子之意。蓋在勸人有以全其心也。文分兩段。前段先用無名之指喻心。次推原意用倒點作收。後段即緊接上文。用筆靈活。且後段起首用低一層反跌法。故結句愈見斬截。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盡心上）

本章言人當各審其所求也。蓋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皆是也。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屬外物皆是也。文分兩節。語意渾涵。待讀者自得其旨。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下）

本章言人與禽獸相去無幾。就利避害。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識仁義之生於己也。布局則先泛論。次舉舜以證之。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

梓哉。弗思甚也。（告子上）

本章示人以身之當養。點醒人在一思字。文借桐梓引入。豈愛身句一折。跌出末句作收。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槭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告子上）

本章要旨在示人以養身之道。本文分兩段。前段先將尺寸之膚兼愛兼養虛翻一番。涵泳得趣。次用體有貴賤六句直截喝破。本段以愛引起養。從養分出善不善。又從善不善分出貴賤大小。又從貴賤大小分出大人小人。有節節相生之妙。後段先兩用譬喻申說一番。次即承上一層正繳。一層反繳以結之。本段承前段養其小者爲小人之意發揮。而養其大者爲大人之意自見。

存養功夫篇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盡心下)

本章示人養心之訣。先提綱。後分疏。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告子上)

本章係孟子以齊王之不時見及不專聽。而歎其宜乎不智也。兩用譬喻以明之。蓋時人有怪王之不智而孟子又不輔之者。故出此言也。全文分兩段。第一段先提一句見正意。次便入喻。吾見

亦罕矣。以下三句略收。入正意。卽用譬喻甚妙。今夫以下爲第二節。又設譬喻。曲意形容。妙在不專心致志五字。先於入喻時提清。下文一人一人兩兩相比。專心致志之意。一處完全顯出。一處半隱半現。末只用一句挽轉。關合首句。用筆活不可言。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本章係爲有志於仁而未致力者發也。設喻甚妙。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萁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告子上）
本章係言功敗垂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不如萁稗。是以爲仁必求其成功也。

行爲哲學編

行本篇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下）

本章係孟子因曹交之問。而告以聖人之可爲。後因其不誠。而有不屑教誨之意也。本文以三問三答分三段。爲字爲全文眼目。第一段孟子之語意在人皆可以爲堯舜。第二段曹交不喻爲字之意。乃以形體自負。而有如何則可之言。孟子答語。先用奚有於是句截上生下。次就爲字發揮。次舉淺近之例以證之。並轉到堯舜不難爲。與首段對映。第三段爲餘文。孟子之語。表示不屑教誨。意在使曹交自悟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盡心上）

本章係言人當尚志。志於仁義。尚志是綱。仁義是目。孟子因王子之問而告之如此。欲使王子

無過差也。文分兩段。先言其綱。後進一步更言其目。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離婁上）

本章言孝弟爲仁義之根本。人當勉以行之。文分兩段。前四句對講。爲正文。後三層承上生出。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離婁上）

本章言道不遠人。事本易爲。須從人倫做起。不可好高騖遠。徒思以術治天下也。

義利篇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盡心上）

本章係明大聖與巨猾之所由分。欲人惕然慎其所爲也。文前半是對立。後半是綜合。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壓。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本章係孟子欲以仁義匡正梁惠王好利之心。本文係一問一答。孟子答語。首二句爲綱領。所在先掃去利字。引起仁義二字。次承上將利字盡情說去。中間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句。一面束上。一面起下。萬取千焉三句。宕開搖曳。至苟爲句又合到利字。次承上翻兩層作波瀾。回應上文。上二句用反筆側筆送過仁義。下二句結。卽用前語倒轉。是順逆錯綜法。亦是兩頭包中間法。

宋攄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本章因宋慳將游說秦楚。而嚴示以義利之防。本文可分兩段。言其不利句。慳表明其意。以下入孟子語。先生之號一句是綱。下二層是發揮其意。收句應前文。正以言其不可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滕文公下)

本章係言除苛政之當速。文係一問一答。戴盈之所云。係事實問題。孟子之言。係根據原則。用

譬喻以證明理論。尤覺明白曉暢。毫無疑義。

對己篇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離婁上)

本章係深爲當時諸侯之不仁者誠也。本文分三段。自取二字爲全篇眼目。第一段泛論。先虛起。次實寫。三其字便含自取之意。次反收應上。語意警動。第二段先引孺子之歌。及孔子之言。借點出。自取二字。以起下自悔。自毀。自伐。真有蜻蜓點水之妙。末節引書證明自取之意。作收。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

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離婁上）

本章係慨人之自絕於善也。本文入手分兩層。下卽分承。轉筆分頂仁義。合處又緊頂安宅正路。而以哀哉句作結。章法嚴整之至。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丑上）

本章係孟子示人以知恥行仁也。文分四段。第一段兩用譬喻。言人擇術之不可不慎也。第二段引孔子言。以見擇術之當在仁也。第三段承上不仁不智發揮。以人役三字生出下文三句。矢人句縮合前文譬喻。弓人句伏下文。此句列在矢人句之前者。使人不覺有痕迹也。本段語意深爲不擇仁者警戒。第四段承上而言。以爲仁在乎反己。末數語只申言喻意。而正意自明。活潑變幻。無可捉摸。筆法甚妙。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離婁上）

本章係孟子爲當時之人。但知責人而忘乎自責者發也。蓋言行有不得于人者。反求諸己。卽責己之道也。整躬力行。福則至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離婁下）

本章言君子以仁禮存心。處常處變皆得其宜也。全文分三段。第一段爲君子處常之道。言不愛人敬人。何以見其以仁禮存心。不到人恆愛恆敬。何以見我爲愛人者敬人者。層層從上脫出。卽層層從下收轉。第二段爲君子處變之方。先懸空立案。爲以下數句自反伏根。連下五必字。正見仁禮存心之切要。於禽獸又何難句。一面將橫逆劈開。一面仍以仁禮自反。故下面直接是故有終身之憂轉入下段。第三段首二句結上生下。又分憂患作兩層分說。結句灑然欲飛。人字爲通篇線索。有聖人有鄉人。有妄人。妄人則與禽獸無異矣。君子不與妄人校。亦不肯流于鄉人。而必要學聖人。此君子之所以異于人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

本章係孟子示人以盡性之方及其所收之效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上）

本章係孟子示人以誠身之方及其所收之效也。蓋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全在本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

對人篇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公孫丑上）

本章係言聖賢樂善之誠。毫無彼此之分。文法如累臺然。一層高一層。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盡心上）

本章係示人以聖人之心。萬理畢具。一有所觸。全體皆通。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

善。則人將曰。詘。予既已知之矣。詘。詘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告子下）

本章係孟子聞樂正子將爲政而喜。復因公孫丑之間而告以可喜之故。大旨係示人以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全文可分兩段。前半由公孫丑三反覆之間。逼出好善句。後半一問一答。更進一步而暢論之。孟子之語先立案。次由正而反。次承上文反面發揮。正以見樂正子好善之適於爲政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盡心下）

本章係示窮遠極博者以言道之準。先雙起。次雙申。次側結專重近約一邊。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離婁上）

本章係戒人自滿。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離婁下）

本章係戒稱人之惡。故以後患惕之。

君子篇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

本章係言君子輕人爵而重天爵。卽內重外輕之意。文分三節。第一節由所樂引起所性。第二節虛釋所性。第三節實釋所性。節節相生。奇偶相間。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上）

本章係示人以君子性分之樂。非勢分之樂所能易也。措詞則用兩頭包中間法。君子有三樂二句。一章再云。蓋鄭重申明之。所以歎美三樂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滕文公下）

本章係孟子答公孫丑之問。丑蓋怪孟子每不肯應諸侯之聘。且不願見諸侯。於義何謂也。答

語先釋士不見諸侯之義。次言亦不爲已甚。如彼求見甚切。亦不妨一見。引孔子事作證。次仍轉到正文。係承上從反面着筆。意蓋謂如不以禮來。何可見之。引曾子及子路語逗出所養。劉先主三顧草廬。諸葛公卒感其誠而不得不出。卽所謂迫斯可以見矣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差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離婁下）

本章係言當時求富貴利達者之無恥。借齊人以形容之也。文分兩段。前段本是譬喻。化作正講。後段本是正講。化作斷詞。移賓作主。移主作賓。格局靈動。前段良人出四語。後先疊見。中間只隔六字。然不覺冗複。是其運筆妙處。今若此三字表示前意俱在。亦不覺太略。後段轉作斷話。簡潔之

至。韓柳諸文多用此法。而良人未之知也。及由君子觀之二句。更覺呼應有神。

教學方法編

教篇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盡心上）

本章係言君子施教多方。曲成其材之廣也。連用五者字。排列分明。末句回顧起句。重言以申明之。更覺蕩漾有神。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盡心上）

本章係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幾及也。文分兩段。第一段公孫丑

以道高難求爲問。第二段孟子設譬喻以解釋之。末兩句尤爲持平之論。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離婁下）

本章示人爲學當求自得。逐層推進。說理明顯。末句回應前段作結。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盡心下）

本章係勉學者宜求本心之澈悟也。故借梓匠輪輿以譬解之。

學篇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告子上）

本章係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施教。學者舍是則無以爲學。藝術且然。而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盡心上)

本章係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者爲學。必以其積漸致力。乃能至深造之域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盡心上)

本章係孟子做爲學者不可不竟其全功。有爲者。兼指學問及事功而言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離婁下)

本章係言爲學非徒貴博。須能反而之約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盡心上)

本章係示人以聖賢處事制物之義。求知行仁。兩層平起。次分承兩層。引堯舜爲證。次引喻以

收。精警之至。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盡心上）

本章言學者當以性分自養。天爵自尊。只重居廣居一句。前因王子而感觸。後用魯君以旁證。總歎性分之居。異於勢分之居也。文分三層。第一層因王子而發感慨之言。是泛說。第二層逗出廣居。係正意所在。第三層另換局勢作收。結構頗妙。吳闈生曰。起首一歎。無端而來。神氣極爲妙遠。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一句拍合。末段比例好。又云。正意全未露出。止天下廣居一句。微微拍合。末段又說開了。凡古人高文皆如此。微情妙旨所寄。須於筆墨之外求之。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曰。使齊人傳之。

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滕文公下）

本章係孟子告戴不勝以當廣進善類。以成正君之功。此義推之師友之道亦莫不然。文分兩節。上節設喻處處包含下文。次節乃正言之。兩節須互相對照。方知措詞之妙。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盡心上）

本章係勉人因憂患以進德。文分兩層。前層虛籠處用逆。後層實證處用順。蓋孤臣孽子是疢疾。達是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告子下）

本章係言人有憂患。乃天所以使之成其德益其能也。文分三段。第一段六舉古人事實。劈空而起。排列分明。第二段承上發抒議論。故字緊承上節。推本天意。將字與必先兩字相應。所以兩字又總承上文。一氣貫注。第三段承第二段之意加以發揮。分三層。先言個人。次言國家。末總收。然後知三字。就上文三意看出。有恍然而悟光景。吳闈生曰。通體盤旋。爲末二句蓄勢。章法極奇。此賈生過秦文之所自出也。

政治哲學編

民爲貴篇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盡心下）

本章係對肆虐于民者而發也。只重民爲貴一句。文分三層。首層三句爲斷案。次承上文發揮。次言諸侯社稷皆可變置。則人民不可變置之意自見。此民之所以爲貴也。吳闈生曰。此孟子超越古今絕大學識。視盧梭彌勒諸賢。上下千年。東西萬里。若合符節。所以爲亞聖也。中國自秦以降。困於君。主專制二千餘年。以媿嬰爲道德。諧媚爲政體。載籍所陳。自孟子而外。蓋鮮有論及此者。乃知孟子之學。所以維宇宙者至鉅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本章係做齊宣王當勤于政治共分三節。孟子欲問王以四境不治而先設二事以發之。文品清空淡遠似檀弓。吳闈生曰此亦情韻之文寥寥數言使人悠然神往。又曰通體不曾著一平筆。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梁惠王下）

本章係因齊王輕於進退羣臣。而告以用人之當慎也。文分兩段。前段係孟子以感慨之語引起齊王之問。塾入喬木一句。富有趣味。後段爲孟子答詞。先答以進賢之不可不慎。如不得已。正形容一個慎字。將使卑踰尊三句。詞極簡括。他人爲之千百言不能盡者。此止一二語已挈其要。下三節皆突然而起。文氣峭勁。凡用筆突然而起。皆善于作逆勢者。數個然後字正承慎字發揮。登庸既慎。黜責亦慎。用舍決於衆論。則好惡與民同之。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矣。吳闔生曰。此章文氣極爲馳驟排募。又曰。國人殺之也。單句作收。勁絕。亦千百言而以一二言了之者也。古人爲文。每一篇中。必用一副筆墨。易一章亦易一副筆墨。此雖唐宋大家。固已不敢望到。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爲淵。馮魚者。獺也。爲叢。馮爵者。鷓也。爲湯武。馮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馮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

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離婁上）

本章係言諸侯欲王天下。須行仁政以得民心。故仁字爲一篇之骨。文分二段。前段分二節。首節由桀紂反引出得天下有道一段文字。虛領仁字。此層就上之感下說。次節承上發揮。首句點出仁字。次用兩喻喚醒文意。次復用兩喻引出末二句回應桀紂。此層就下之應上說。兩節對照。相生而不相複。後段亦分二節。首節緊承上文。引到當時。是本篇文字之主。末節再引出議論。就欲王申言好仁當速。而以死亡惕之。末引詩作結。吳闈生曰。欲說所欲與聚八字。倒從桀紂著筆。層層翻駁。凡七八掉轉。始落到主意。民之歸仁也三句。忽又提空。筆勢一振千里。爲淵馘魚一段。倒從空際作接。處處不可捉摸。縱橫變化。如生龍活虎。後半亦說得凜凜可畏。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猶以爲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梁惠王下）

本章因論囿而告以當與民同利。文分兩段。前段三問夾兩答。由民猶以爲小引出猶以爲大之間。句句逆轉。後段卽承上解釋以爲小以爲大之故。與民同之及爲阱於國中兩句最關緊要。以阱字對囿字。極新極險。惡辣之至。臣始至境句逆接。臣始臣聞作兩層波瀾。以厚其勢。此三代常法。後人不解此。皆放筆爲直幹矣。則是十一字長句。簡勁峭拔。全章語潔而意盡。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

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犖獨。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戡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梁惠王下）

本章因齊宣毀明堂之間而開陳以行王政。文分兩段。前段兩節。前節記孟子因齊王之間而答以能行王政則不必毀明堂。行王政三字是一篇之骨。二節再因問王政。而告以文王治岐之法。

周室王業之所自興。卽行王政之實效也。後段亦分兩節。前節首數句轉入下文後。乃因齊王好貨之言。告以公劉好貨興邦故事。二節復因好色之言。說出太王好色興邦故事。齊宣節節以有疾爲自己不能行王政卸脫。孟子卻卽節節就其有疾誘導其行王政。可謂針鋒相對。三引詩處。亦有照應。兩子王何有。隱隱回顧章首勿毀明堂。案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詩本無此意。孟子卻引來做證。所謂因其近似而發揮以足己意也。于此可見孟子言詩之妙。

王政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

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笑而不言。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

曰。否。吾不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

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所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本章係孟子因齊宣王問桓文之事。而告以國君當黜霸王道。而王道之要。不外保民。保民之要。不外推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句。乃重要關鍵所在。文中王字爲全文主腦。保民二字爲全文綱領。不忍二字爲全文骨子。心字欲字爲全文眼目。于王字則入手以無以則王乎爲一引。以是心足以王矣爲一斷。以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爲一呼。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爲一結。通篇精神固結于保民二字。則先詰問功何以不至於百姓。後進制民產之說。語意不會走動絲毫。于不忍二字。則爲通篇脈絡所在。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句。正暗暗回應不忍于心字欲字。則穿插盤旋。各極其妙。全文分四段。第一段至君子遠庖廚也句止。先因齊王之問。撇開桓文。豎起王字。引到保民而王。又用易牛一事。引到王有不忍之心足以爲王。文中是心句。拍合。隨手跌出不忍二字生波。借事明義。處處爲彼脫卸。安得無動於心。第二段至然後快於心歟句止。入手王說曰數行文字。乃前後文過脈處。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句。拍合章旨。引出下文。

孟子語卽因王語極力發揮心字。並承上不忍。暢言推恩保民之義。今恩句亦爲一篇主腦。只以正意不肯輕落。乃作如許波折頓宕而出之。然則以下纔落又提。再加跌宕之筆。以盡其勢。老吾老句挺接勁峭。以下絕大經緯。堂堂正正而出之。光明俊偉。是孟子平生本領盡量發見處。再用今恩句迴顧一筆。以取蕩漾之致。神味淵永。末數句轉筆奇變不測。絕處逢生。本段是正面發揮。然尙係虛擬而未著實際。以便讓出此下第四段地步。第三段至孰能禦之句止。又因齊王有求大欲之言而暢加發揮。引出發政施仁及第四節制民之產。奔騰變化。矯健無倫。孟子語肥甘以下波瀾層折。三代以上之文最重此等。所以氣厚勢雄。光色璀璨。左傳國語國策無不皆然。後人率意下筆。一瀉無餘。又因質闕而無華采。乃日趨衰颯。無復可觀矣。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句。頓出本懷。特用重筆壓下以盡其量。以若所爲三句。隨上文駁倒。無一隙鬆懈。所謂搏虎捕蛇。急與之角而不敢暇也。本段及第二段。是中腹重心文字。前段責王能行王道而不行。本段因王求大欲而示以當行王政也。第四段承上正論王道之易行。而以制產足民爲始。卽孔子富而後教之義。而措辭則欲言制產之實。却又反復先言恆產之不可不制。虛論其理。詞旨深遠。藹然仁者之言。最後方指明其事。蓋制產

則能推不忍之心。行保民之政。而爲王矣。本章爲孟子中長篇文字。其氣度之從容大雅。章法之頓挫跌宕。自應詳加玩味。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飽不煖。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盡心上）

本章言文王善養老。而二老來歸之實政實效。與離婁上二老章泛論來歸者不同。文分三段。首段先叙伯夷太公歸周之言。末二句承上而綜論之。第二段概舉文王治岐之政。爲下節張本。末段承上言文王寓養老之政於養民之中。首句卽回應前伯夷太公之語。所謂者。伯夷太公之所謂也。末句收轉節首謂字。可見王道極平易。並非私恩曲信。要結人心之術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盡心上）

本章言欲民仁當先富民。文分二段。首段先言開財之源。次言節財之流。第二段頂上極言富民之效。先引喻而入。次以使有菽粟如水火句縮合首段兩層及本段上文。以轉遞出末二句作收。水火一喻甚奇。收尤雋快。極詠歎洋溢之致。吳闔生曰。看其一氣貫注而下。而筆筆轉勒提頓。最爲難得。三代上文字所以渾穆樸茂。其奧竅在此。

君臣篇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

本章係孟子因齊宣王之問。而言爲人君者不可暴虐。暴虐則人人得而誅之。文分兩段。前段輕輕以四字答之。若不經意者。後段說明其理。英爽非常。荀子議兵篇正論篇持論與此相同。

齊宣王問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萬章下)

本章論爲卿之道。卿有親疎之異。故道有經權之殊。文分三段。先由兩問兩答。揭出總挈之語。第二段言貴戚之卿。精神全在易位語。如迅雷爍電。震而驚之。全篇體勢爲之一振。第三段言異姓之卿。有前文襯筆。乃見一去甚重。聽不聽之所關甚大。啓沃之切。莫善於此。孟子嘗爲齊卿。淳于髡亦言夫子在三卿之中。此必爲卿時所問。足見孟子事君風骨峻厲之概。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何服之有。（離婁下）

本章係孟子悚動齊宣當厚待其臣也。文分兩段。前段先言君臣報施之道。句句開合。王曰以下轉。引出下文。次節孟子答齊宣之問。先言爲舊君有服者。遙承前文手足腹心之語。次言何服之

有者。遙承犬馬國人士芥寇讎數語。末點出寇讎字。卽用以結束全文。簡峻之至。此章句句懇切。用筆能縱送到極處。亦可見其筆力之強也。

同時學說之批評編

楊墨篇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有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者。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本章係孟子因公都子之問而自道其生平也。太史公報任安書。韓昌黎與孟簡尙書書卽屬此類。不得已三字是一篇大旨。治亂二字是一篇綱領。中間歷叙治亂。昔者以下總結上文。歸到我亦欲正人心。闢邪說數句。說出不得已而好辯之由來。末二語更望世人皆能盡衛道之責。不得已之精神逼得更緊。全文一問一答。孟子語約分三段。首段數語。略言自有生民以來。治亂相尋。當前

須維持世道。故不得已與楊墨之說爭辯。天下之生久矣。句。非俯仰千古。那得有此盱衡感慨。一治一亂句。止言治亂循環。非彼卽此。豪傑生於其間。不得不以民物自任耳。非預照後文皆一治一亂之事也。第二段承上。先言孔子作春秋以前之三亂三治。遞到當時邪說暴行之恣橫。以見己身衛道求反於治之不容或已。聖王不作一段。道楊墨之害最爲沈痛。本段共分八節。眉目極清。末節吾爲此懼一語。與上文洙水警余。孔子懼一線相承。閑先聖之道一語。亦與上文聖人之道衰。世衰道微。孔子之道不著。一線相承。俱爲本篇著眼之點。全是悲天憫人萬不得已處。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也。第三段將上文總束一遍。卽以明己之志。加入詩云一段。使局勢開拓。文字淋漓驅邁。光焰萬丈。洵爲千古之至文。足以載其道而行遠。尤以起三句筆力爲尤大。篇內叙治亂處。一代甚於一代。叙聖賢救亂處。一代難於一代。此雖時勢固然。然亦爲文章一步緊一步之法。又孟子文章。不獨全文有綱領。而每段亦自有一二句爲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韓昌黎最得此訣。故韓文雖往往縱橫排募。至於極點。然脈絡極清。無狂馬亂馳及游騎無歸之病。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嘜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慙然爲閒。曰：命之矣。（滕文公上）

本章係孟子因夷子一再求見，使徐辟喻以兼愛之非，使之自明正道也。許行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以其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中庸之道。孟子所以深闢之也。此文固重在闢墨。然以一本二本之言促夷子之反省，是孟子重夷子之求見之誠，而欲引之入於大

道也。全文可分三段。第一段叙夷之第一次求見。孟子未見。第二三兩段叙夷之第二次求見。孟子許見。且在未見之前。欲對夷之有所啓發。第二段孟子之言分兩層折離。夷之之答。作兩層解釋。常人當以薄爲其道也之下。必徑接然而云云。如此則文氣迫隘率直矣。孟子獨於偈仄界中更騰挪施展。於此可見古人筆力雄厚處。第三段孟子之言先闢夷之之遁詞。末以二本故也句結之。次言厚葬之心之所由起。以感悟夷之。憮然爲間四字。畫出夷之之悔悟神情。真寫生妙手。通章以道字爲眼目。故時時提醒。開首綴墨者二字。是原叙法。亦是立案法。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上）

本章係孟子維護儒家大中至正之道之言。先言楊墨。次言子莫。重在闢子莫上。蓋楊墨害道易見。子莫害道難知。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固皆舉一而廢百。而執中者往往似是而非。以僞亂真。其害尤甚。是以孔子最惡夫鄉愿。夫楊墨之道非無可採。孟子所以極力闢之者。特恐其害道耳。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
本章爲當世惑於兼愛有似于二本者發。先逆推。後順說。

告子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捲。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告子上）

本章係孟子闢告子性無仁義之說。告子所以以杞柳喻性者。蓋謂性本無善惡。猶杞柳本非柎捲。其爲仁爲義。皆後起之事。而非所固有。初不悟杞柳之必遭戕賊。乃得爲柎捲也。故孟子卽以此折之。若告子本言性惡。則反不足以相折矣。其文字妙境亦全在此。趙岐註云。告子以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通其意矣。文分兩段。前段告子語。又分兩層。出落得有風度。後段孟子語。前四句活。末二句煞。從爲字生出戕賊字。却又先以順字襯之。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上）

本章係關告子性無定體之說。意與前章同。而但變其詞耳。文亦分兩段。第一段告子語仍分兩層申說。第二段孟子語就其言而折之。先言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以上下二字換他東西二字。次言性本無惡。反之而後爲惡。以見性之非無定體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曰然。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告子上）

本章闢告子就性言性之說。告子以爲善不善非性中所有。不必論也。故孟子以白之謂白揭破之。文中孟子之語雖短而善於蓄勢。蓋前文兩難。專爲末句作勢。人之異於禽獸。正以其性善耳。妙在不說破令其自悟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告子上）

本章闢告子義外之說。告子之言。仍不失前文之旨。食色有善有不善。皆出于性。然則性固無分于善不善也。故孟子不得不辯。文分三段。前二段皆以告子之辯論終結。末段孟子語更無辯論之餘地。故單收。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句言炙之可嗜。彼亦必有其故在也。而嗜炙之心終不能謂之在外耳。蓋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于中。以明仁義之由內。所以祛告子之惑也。案以上數章皆以辨難見長。蓋孟子理解明徹。又洞達萬事萬物之情。故隨在皆有精義。文勢亦因之奇變矯天。極恣肆之觀。不獨衛道有功也。

兵家篇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此篇係類聚孟子非戰主張之文者也。第一章要旨。在說明戰功之不可尙。含有殃民違制之意。而歸重在殃民。以斷定慎子之罪案。文分兩段。前段言戰必殃民。一戰三句。每句四字。止十二字耳。而恣肆放縱。理得事順。使旁人無從置喙。此見筆力之強。後段先言違背先王之典。次言況於殺人。緊挽到殃民上。初云殃民。後云殺人。初云教民。後云事君。皆爲進一步之語。結局之句。堂堂正正。收入吾明告子意。一若與前路不相綰帶。此爲結法之最高者。後段中子以爲三句。治平策略偶然一露。徒取二句。拘折一筆。意乃周到。韓退之每用此法。案諸侯之地方百里以下數語。乃孟子過執大國百里之說。而未深考。史記伯禽封四百里。太公兼五侯地。蓋得其實。魯之五百。蓋始封四百。越入吳。予地百里。其他無大得失。若初封百里。不能廓地如此之多也。史公非不見孟子。乃不用其說。

蓋搜討故籍而得之。足見罔羅之富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下）

本章係責當時謀人國者之不以正道也。文雙起單收。前用兩排直起。極雄橫勁挺。孟子崢嶸之氣象於此等地方所見最多。由今之道以下。憤惋沈鬱。尤覺俊偉。其後秦一海內而孟子之言卒驗。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本章要旨在提醒人君勿爲窮兵黷武者所惑。其意重在好仁二句。文分三段。首段先言黷武殃民者之有大罪。次揭出全篇主意。二段先引湯事。次引武王事。證明仁者無敵。末段申言仁者無敵之理由。結句回應上文。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離婁上）

本章亦係孟子非戰主張。故末段斷案中有善戰者服上刑之語。文分三段。首段叙冉求事。並引孔子責求之言。是賓。次段由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棄於孔子之義。轉到強戰者罪不容於死。是主。罪不容於死句。本可直接爲之強戰下。其上五句皆從極偏仄界中推廓而填入之。末段緊承上文斷案。此數語可謂推倒一時之智勇。辟草萊二句。在有意無意間拍合冉求。章法完密。

縱橫家篇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滕文公下)

本章係孟子以大丈夫之正道。闢擅縱橫之術者。文分兩段。前段記景春語。說得儀衍甚有聲勢。著重在大丈夫三字。後段孟子駁景春語。可分二節。前節先以一語喝破撇却。何等崢嶸。次卽引證。以丈夫引出女子。又以女子引出以順爲正妾婦之道。後節言大丈夫之事。一氣滾下。末句倒煞。應上筆力雄壯。想見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吳闈生曰。子未學禮乎。接得不測。用逆筆之妙也。丈夫之冠也。二句截斷。却說女子以順爲正。乃妾婦之道。不必更點儀衍。而其意已足。居天下之廣居以

下光明正大。可以感天地而質鬼神。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正是此等氣象耳。看來鼎鼎一段大文。無所依傍。却是從丈夫之冠二句尋根而出。蓋既爲丈夫。當其冠時。父母命之。未嘗不望其如此也。此乃篇法奇妙處。此之謂大丈夫。收合景春語。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

本章係孟子告宋句踐以遊仕之道。文分兩段。第一段先叙孟子語。次卽叙宋句踐之問。第二段段記孟子解釋之言。分三層。先立論點出兩項根據。次乃分承申明之。次言能守是道者惟有古人。亦今人所宜效法者也。

農家篇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

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

許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曰。害於耕。

曰。許子以釜餽爨。以鐵耕乎。

曰。然。

自爲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滕文公上）

本篇僅一章。此章以闢並耕爲主。重在獨可耕且爲歟一句。而扼要處又在勞心者治人五字。變夷及同價之說。不過爲其附帶品耳。全文分四段。第一段爲緣起。分三節以立案。用力各在頭句。

而開章一句。尤爲通篇綱領。第二段是就許子所不能兼者嚴詰之。分二節。上截奚爲不自織一遍。下截何不爲三層又一逼。上截曰害於耕。下截曰不可耕。語調相配。雖長短多寡之不同。然正須於參差中識其整齊也。下截中不爲厲陶冶。豈爲厲農夫哉。眼光注定厲民。而盤桓作勢。空中翔舞。不肯輕落。且許子何不爲陶冶。再起盤旋。聲勢俱足。此等絕大翻騰。三代後文字絕迹無繼起者。至下段之首治天下獨可耕且爲歟一語。一落千丈。單刀刺入矣。第三段關並耕及責陳相。此爲本篇正文所在。分二節。前節專關並耕。又分四小節。第一小節先緊接上文反詰一句。已將本意斷定。下文若干文字。但令完足其意耳。有大人之事二句。爲全節眼目。以見治天下者之不必耕。故此小節爲全節總冒。第二小節及第三小節。舉堯命舜。及舜命益禹稷契事證明之。一則曰雖欲耕得乎。再則曰而暇耕乎。呼應有神。第四小節承上文而言。分人以財以下。詠歎大人之事。以亦不用於耕耳。句結束之。總以見許行之說有悖於理。後節斥其變夷。分三小節。第一小節先用吾聞二句提轉。超拔飛動。如神龍掉尾。凡文字中轉換處宜規摹此種筆法。次言陳相背師。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句一揚。下三句乃痛抑之。揚之者所以爲抑落作勢也。凡文字之所以有生龍活虎之勢者。皆賴此等手法。

耳。第二小節引不背師之事。作四層說。末層正言以斥責之。第三小節承上轉出不善變句。回應本節首二句。吾聞句再用挺接之筆。以足其勢。周公句亦將落先揚之筆勢也。不善變矣句。將變夷意繳清。章法明細。第四段別生一意作結。分二節。上節記陳相之言。說許子之道可從。不獨爲許子辯。亦爲背師辯。下節記孟子之言。斥其無僞同價之謬。愈說許子之道不可從。愈見陳相背師之無謂也。末句直結盡通篇。蓋通篇所關。皆治國家事也。吳闔生曰。此乃大片段文字。一氣盤旋到底。淋漓恣放。最見孟子偉岸氣象。自篇首至惡得賢。乃是設案。先將原委叙明。以下便可任情排擊。無所瞻徇。自孟子曰至不可耕且爲也。詰難陳相。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勢至迅急。卻是儘力盤旋。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歟一句。始將主意逼出。精神畢見。故曰或勞心一段。仍用連字綴句以束其氣。乃與上文相稱。當堯之時以下。連接數大段。皆難並耕之說。氣勢如重山複嶺。排疊壓下。又如江湖海浪。複沓並至。不可抵禦。而雲雷鱗介珍怪之屬。咸起沒乎其中。雖欲耕得乎。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舜之治天下至亦不用於耕耳等句。皆有千鈞之力。始得一一束住。堯以不得舜爲己憂三句。乃橫插文中。如奇峯天外飛來。奇兵突然而至。首尾天矯。傲岸非常。尤爲奇橫獨絕。蓋孟子意中

獨能窺見堯舜所以爲大之處。故不假裝頭蓋面。徑自衝口噴出。精到宏括如此。分人以財以下。反復申明此意。有此橫衝逆截之筆。通體文勢。乃益奇恣不可思議。吾聞用夏變夷。又換一意。亦先用筆逆攝之。師死而遂背之。以責陳相。南蠻鴟舌二句。以斥許行。皆筆力過人處。魯頌曰等句。處處提挈倒落。使無一字平場。以助其勢。從許子之道以下。更著此兩段。文體乃並沈厚綿密。非陳相至此尙能強辯也。篇末從許子之道三句。始將許子私情。一語喝破。是虛空霹靂句。魂攝魄手段。前路文勢雖銳厲鋒發。尙僅從理路上關並耕之不可行。爲僞一語。留遏至此。始盡情揭破底蘊無餘。使彼無立足之地。以此知文章正意必留至末乃發也。

白圭篇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告子下）

本章係孟子言國家取於民不宜過輕。大桀小桀句。彌縫語隙。文分兩段。上截由白圭之語引出孟子之答。以極易辨之事。設喻以開其智。落到白圭之言。開出下截文字。下截孟子之語。先就貉道句意。分可行于貉不可行于中國兩層發揮。次按上文喻意。再就白圭之辭以折之。以見孟子之學大中至正。不偏不倚。次輕重對說。言古王者什一而稅之制。不可輕易變更。輕固不可。重則不免爲桀。上句是主。收束全文。下句陪說對收。是引而申之。杜橫征暴斂者之藉口。語意完密。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告子下）

本章係言禹治水之道。而闢白圭自負之謬。文分兩截。下截孟子語分三層。先言禹順水之

性以治水爲得其道。而以四海爲壑。次以白圭逆水之性以治水不得其道。而以鄰國爲壑。禹功丹罪皆以奇語著之。末言不得治水之道。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爲生人之害。爲仁人所惡。落到末句並回應子過矣句。蓋斥其曲防。而嫉其侮聖也。

陳仲子篇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

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顛曰。惡用是駢駢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駢駢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滕文公下）

本章係孟子因匡章之言。而斥仲子矯情過甚。不得爲廉。全文分二段。前段先叙匡章之言。居食二字是全文眼目。次叙孟子之言。先揚後抑。落到蚓而後可。然後再提起。復用虛宕之筆。引匡章之答。卽伏下以妻則食以於陵則居。中間蚓而後可句。奇語突接。令人不解所謂。至後半始叙明之。章法前虛後實。亦用逆筆之妙法也。後段再叙孟子之說。先叙事。伏下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弗居。次以四句收拾上文。並斷仲子之罪。次繳惡能廉句意。並以冷語反收。繳蚓字操字。居食二字。翻騰到底。文機爽快。此文末數語。詞嚴義正。使矯枉過正之士無以自容。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盡心上）

本章亦係斥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先言世俗之見。次申己意。此章句句判斷。持論固精當。用

筆逆折尤奇。

鄉原篇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施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嚶嚶然。

曰。何以是嚶嚶也。

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孺孺涼涼。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

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嚳嚳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于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合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盡心下）

本篇亦僅一章。係孟子因萬章之問而說明孔子思狂士之意。并推及鄉原爲孔子所深惡痛絕。全文以中道作主。狂狷非中而可進於中。故思之。鄉原似中而實亂乎中。故絕之。文可分兩段。前

段先叙萬章之問。次記孟子之答。因狂而及狷。次又記問語。次又記答語。次又問。又答。次又問。又答。解釋狂狷。隨引孔子之語。帶入鄉原。引出下文。後段先叙萬章之問。次叙孟子之答。次又問。又答。痛言鄉原似是而非之賊害中道。並引孔子語以足其意。淋漓盡致。且筆意雖嚴刻委曲。然不爲激切言論。使人自曉。太史公慣用此法。末數語仍拍合中道。收拾全文。極爲鄭重。吳闔生曰。章法極變化。中間就鄉原穿插狂狷有致。孔子曰。以下專斥鄉原。而文勢排奐。神氣迴合。收極正大。亦絕有力。又曰。品差狂狷鄉原皆極精切。筆情之妙。非後人所有。

尙論古人編

知人論世篇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萬章下）

本章係孟子告萬章以取友之法。文分兩段。前段取友盡乎今。後段取友進乎古。以尙友一句脫卸。跌重後段。此章可見聖賢之學力器量。起得無端而來。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略作頓挫。頌詩四句。忽作詰難之詞。橫亘篇中。勢極天矯。用筆甚妙。是尙友也四字收束。有千鈞之力。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離婁下）

本章言禹稷顏子跡不同而道同。文分三段。第一段分二層。叙禹稷及顏子事。平世亂世便爲下段地字伏案。兩賢字便爲下段同道及易地皆然伏案。第二段承上文論斷。先下斷語。次發明同道之義。末句表出禹稷心事。顏子已瞭然更不必說。此爲舉單見雙法。亦卽省文之妙法也。第三段設喻以足上文。兩可也。遙應兩賢字。乃正明其爲同道也。趙岐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禹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離婁下）

本章言曾子子思因地位不同。各行其是。分二段。先叙事。後論斷。前段分二層。首層兩先生字已爲下段師字伏案。次層仍字君字已爲臣字伏案。前段沈猶行口中。不言當去之義。所以讓之後文也。

聖人篇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離婁下）

本章係言五聖愛勤惕勵之意。案此章當從吳摯甫先生之說。與本文前章及本文下二章刪

去三孟子曰合爲一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境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

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萬章下）

本章係孟子表孔子之異於羣聖以寓願學之意。分兩段。前段敘事。分四節。歷叙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出處進退之大節。後段論斷。分三節。先判斷。次承上申言孔子之集大成。首句正喻全提。集大成也者六句。是以喻意解集大成。始條理者四句。方以正意拍合孔子。末節再以射喻。言孔子之聖未易及也。吳闔生曰。此章本文。當自伯夷聖之清者也句起。前四段於本書中皆爲重出。乃後人採取孟子他篇之文。拉雜錄之。冠於此章之首。蓋欲以明清任和時之義。實則割截壅離。詞意不貫。一望知非本書元有之文也。如思與鄉人處。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等句。皆破碎失其本義。何事非君。亦非伊尹之言。此皆其錯繆之顯見者。此章專論孔子聖功。不過借伯夷諸人作緣起耳。非軒輊諸聖行義。何必一一歷數之乎。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

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盡心下)

本章係孟子嘆美夷惠。文分兩段。一起唱歎得神。後半流連反覆。興會淋漓。讀之令人軒昂鼓舞。韓退之作柳子厚墓銘。薦侯喜狀諸篇。皆從此出。吳闔生曰。妙處全在收筆掉轉。精神自爾百倍。

答問篇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念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是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萬章上）

本章係以怨慕二字發明大舜純孝之心。文可分兩段。第一段孟子以怨慕也三字答萬章之問。乃一篇之骨。第二段孟子又因萬章之問答之。答語分兩層。先釋怨。次釋慕。但問語重在怨字。故釋怨獨詳。公明高一節。先虛虛拍合。帝使其子一節始實寫。猶以爲未足。又排慕其氣以覆述之。自天下之士悅之至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皆極力頓挫。人悅之四句。復總挈以重頓之。然後以重筆落下。怨字到此方足。筆力何等沈鷲。人少五句專爲終身慕作勢。頓挫慕字意足。乃倒落入舜以收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萬章上）

本章係孟子因萬章之問。辨孔子無主於癰疽瘠環之事。孟子之語。先以否決口氣判斷。次兩引孔子慎擇所主之事。從反面證明或謂之非。次承上以議論折落到何以爲孔子。繳應斷案。并收拾問語中主要人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翼戴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致自牧宮。朕載自亳。(萬章上)

本章係力辨伊尹無割烹要湯之事。孟子語先以否決口氣判斷。次言其初欲以堯舜之道正己。所謂獨善其身。次言其欲以堯舜之道正天下。所謂兼善天下。吾未聞以下言其志在正天下。必無辱己之事。論證判斷之語。吾聞二句。直應起處。爲通篇歸結。末以伊訓語收。談詭有趣。此文係以樂堯舜之道句作一篇骨子。反復推勘。語不離宗。

孟子之自述及其出處編

所願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

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可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公孫丑上）

本章係孟子詳論不動心之道。通章以不動心爲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于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却從願學孔子而來。文分三段。第一段說明不動心之故。分三節。首節由公孫丑動心否乎之問。引出孟子不動心之答。又因丑借孟賁爲言。陪出告子。次節由丑之間。先以肯定語答之。次借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以黝陪舍。以黝舍陪曾子子夏。却又以子夏陪曾子。證明養氣之理。層層剝卸。由淺入深。使人易悟。黝舍之所守。氣也。曾子之所持。志也。與後幅議論。胥響相通。蓋孟子之學源本曾子。說曾子正陪出自己也。三節又因丑以告子不動心爲問。引出孟子論告子之語。歸到持其志無暴其氣。復因丑之問解釋之。末數語。罕譬曲喻。深入淺出。第二段說明所以不動心者。由於知言養氣之故。故詳論知言養氣二事。亦分三節。首節因丑惡乎長之間。說出知言養氣二層。總挈本段。以下分疏。章法乃不散漫。次節因丑之間。解釋養氣之道。此孟子眞實本領。切實

言之光燭天地。助長一喻。妙語解頤。蓋談理之文。易於晦昧。加入此等譬喻之言。始能曲達難顯之情。使人易於領解。且足引起種種情趣。此亦古人不傳之秘也。末節因丑之問。解釋知言之方。第三段言志在學孔。因極力發揮孔子之至聖爲生民所未有以終之。亦分三節。首節先由丑之問。引出孟子是何言也答詞。丑之言總括上兩事。開出下文。復因丑之問。引出姑舍是之言。次節因丑之伯夷伊尹何如之問。引出孟子願學孔子之言。自道身分志趣光明。無矯飾虛遁之情。正意至此已盡。此下專就孔子贊歎作收。更不回顧。而通章神氣俱振。末節因丑有若是班乎之問。遂極言孔子至聖。非他人所可比擬。結束全文。然則有同歟一層問答。乃當論其所以異。而先墊入此層。將伊尹伯夷一齊安頓。然後專就孔子頌揚。便無不盡之意。鑪錘之妙。殆若天成。且衡量諸聖。不失累黍。尤徵學力。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盡心下）

本章係孟子歷敘道統之傳。而自寓繼往開來之任。前人以此章總結七篇。卽孟子之自序也。文分兩段。前段敘述由堯舜至孔子之聖聖相承。後段言孔子之後。尚無聖人。已不得辭其責。妙在前段于縱中橫插入若禹皋伊尹太公等三句。伏下段孔子至今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之意之脈。吳闈生曰。前段歷落數來。如崇山複嶺。參差磊砢。氣象萬千。去聖人之世四句。忽提筆頓挫。低徊淒婉。收二句蒼茫感喟。俯仰上下。神味無窮。千世之後。若有心領神契。胥響相通者。固將旦暮期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離婁下）

本章係孟子自任得道統於孔子。以私淑存幾希意。兩予字作意低徊。兩也字悠然意遠。應與以上聖人篇第一章研究參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

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

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

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

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公孫丑上）

本章言齊之易王。特從管晏跌起。極力頓挫。全文分兩段。以齊王猶反手句乃一章樞紐。前段兩問兩答。先從公孫丑口中說出管晏。孟子答語中或問一節引證拓開。末二語跌筆雋爽。引到本身。次從丑語中霸顯二字跌出孟子答語中王字。落筆勁健。前句專爲頓出此句。以下又撇開。此段乃黜霸功崇王道之意。下段乃言王齊之所以易。後段一問一答。由丑之問引出孟子議論。丑語末句爲上下文轉紐。孟語可分兩層。是以難也。以上言文王之所以難。是賓。尺地句用挺接之筆以振之。使文勢不平。齊人有言曰以下言齊王之所以易。是主。引齊人數語。承上啓下。逆攝硬轉。爲一篇之關鍵。與前段末句暗應。并借點出時勢二字。夏后以下。先虛言齊國可用。夏后句挺起。地不改闢二句。法與尺地一民同。多用振拔之筆。則文勢軒昂。不至平冗。次暢發易王之故。詞旨沈痛。藹然閔

世之衷溢於言表。文勢亦如駿馬注坡。氣酣神足。當今之時四句。用重筆壓住。不如此不足以收束全文。故事半古三句。承明意旨。仍納入時字。用法極密。通章以德時勢爲眼目。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勢也。但側重時字。故末句更點時字。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公孫丑下）

本章係孟子自明三宿出晝之故。尹士譏孟子重濡滯一層。故孟子語亦全是解明非濡滯之

意。先以不得已句明非濡滯。次進一層。以速字破他濡滯。次又進一層。言歸志既決。猶且惓惓不忘。末借小丈夫反形。尹士二句應前完密。吳闔生曰。孟子志齊。有無限心事。不能自吐。故應著尹士一疑。予三宿而後出。晝以下。纏綿悱惻之衷。徘徊宛轉。如不欲盡。一句有轉。屈曲摹繪。文氣淋漓。爲言情無上文字。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公孫丑下）

本章係孟子告充虞以君子憂世樂天並行不悖之意。卽自白其生平也。五百年二句從空際突起。轟如山立。由周而來四句。以淡筆承之。得剛柔參用之妙。夫天未欲句。擲筆空際。以作感喟。氣象萬千。然後頓入如欲二句。承明上意。慷慨自任。何等磊落。末又著何爲不豫一句。極無理解。乃使當日神情宛然如見。文字之妙。絕非後人所有。

出處辭受篇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是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

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德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公孫丑下）

本章係孟子以道自重。重在不可召之上。因不能達辭疾之意於齊王。而說明不可召之意於齊臣。蓋欲借以啓悟王心耳。全文可分兩段。前段叙孟子託疾辭王之召。但記造朝曲折。而孟子在齊所自處之節概。自見言外。問疾醫來。係王之調弄孟子耳。觀下文景丑已知王自無不知也。後段

記孟子與景丑之問答。先記景子之言。王之敬子二句。爲下文辯駁開端。語有關鍵。次記孟子之言。發明敬王之義。筆意顯豁異常。乃專破其未見敬王句。次再記景子之言。引禮以折孟子。孟子再答。先用撒句。次引曾子之言。次折到道字。夫豈三句。加一頓折。跌宕生姿。以下始陳正意。委婉曲至。故以下卽由三達尊說到不得以一慢二。以見不可召之意。更引出大有爲之君數語。明說不可召之道。次以湯桓不召伊管爲證。就大處發揮。氣象軒昂磊落。筆筆頓挫。最見英偉雄厚之氣。收更加一折。以管仲跌出自己。收拾上文。歸結全章。託意極高。聲情溢出。真是絕大筆力。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子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公孫丑下）

本章係孟子因陳臻之問。而告以辭受各有所宜也。孟子語先用皆是也一句斷定。皆與一對。

是與非對。下文皆承上申明。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離婁下)

本章係孟子自處以禮。不欲同于衆人之佞媚也。文分三段。第一段描寫衆之媚右師。第二段叙孟子獨不與言。第三段記孟子之語。詞婉而意嚴。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

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曰。克有罪。(離婁下)

本章係孟子責樂正子所從非人。先以不早見長者責之。次以徒舖啜責之。此書所引。係爲俗本所誤。實則應連下文「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數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爲一章。蓋義在後文。故前路質責爲有味。章法亦好。俗本劃爲兩章。則情趣全失矣。